

離經辨志

我們讀文言文，都會有標點符號；但其實在古代，這些文章都沒有標點的。要讀通一篇文章，學生要懂得「離經辨志」，「離經」就是離析經文，即「斷句」；辨志就是辨解文句內容。通過反覆考察原文，弄懂文章的含意，才懂得在適當地方「斷句」。

私塾老師教學生時，會先用紅筆斷句，紅筆出現的位置，就是古代的逗號和句號。可是，私塾老師憑什麼認為某個位置就是斷句之處？《論語·泰伯》篇中記述孔子這樣一句話：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。」應該怎樣斷句？原來可以有五個斷法，出現不同的意思：一、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意指可以讓老百姓聽從指使，不可以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。二、「民可使由之？不可！使知之。」意思是，能讓老百姓隨便做嗎？不能！要先讓他們懂得道理。三、「民可使，由之；不可使，知之。」意思是，老百姓聽從指使，就讓他們做；若不從，就要給他們講道理。四、「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。」意思是：老百姓好

，就讓他們做；如果不夠好，就要讓他們明白道理。五、「民可使。由之不可使，知之。」意思是老百姓是可以利用的。如果任由他們去做，卻做不好，那就向他們講明道理。

五個斷句法，哪個才是孔子的真意？如果當時有標點符號，就不會出現五個言之成理卻意思完全不一樣的解讀。所以，標點符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，一個小小的點點，將歧義問題解決。而標點符號之中，我特別喜歡逗號。有作家常用逗號被恥笑，其實作家之間的分別，其中一樣就在於逗號的運用。越喜歡用逗號的作者，越是「控制狂」，越想操控讀者的閱讀節奏。我們很少會一口氣讀完一段長長的句子，心中會自留斷句；但文學作品，有時更希望，讀者能夠，用作者喜歡的節奏，去閱讀。而逗號，恰巧是，控制節奏的，最佳工具。

我有時想，文章的結尾，可以合理地放一個逗號嗎？不可能。結束，還是希望是圓滿的句號，任何文章，都一樣。

風陵夜話

耶 生
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電影頻道再關注

後天，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頻道傳媒關注單元將開幕，北京電影頻道節目中心主辦的此評選已有十五年，十五年中國電影發生四大變化。

一是電影的社會屬質，從票房中心的產業訴求，變成內容為先的文化要求，電影監審管理劃歸中央宣傳部後，電影已成為國家戰略的文化名片，這是內地影市年度六百億元票房容量奠定後的必然。

二是投資與市場之變，年度票房固化在六百億元左右後，從去年開始，電影投資的非行業資本已退潮，非行業資本吸引了社會對電影產業的關注，但帶來了輕視創作的「大躍進」，甚至是違規違法的金融操作，「各行各業都在做電影、電影人則在做賭博公司」，業績對賭成為大多電影公司資本行爲，隨着金融市場的突變，電影投資清本正源，理性投資將提高國產電影的品質。

三是生產力的變化，從張藝謀、馮小剛到吳京、陳思誠，中青年導演完成了中國電影票房大片的更新換代。《戰狼》、《唐人街探案》、《流

浪地球》的市場大賣，中國導演完成了中國電影商業片的本土品牌建立，衆多內地青年導演及其編劇、攝影、演員等團隊，已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力軍，香港影人已成輔助與補充。

四是觀眾之變，互聯網視頻平台、抖音等數字娛樂新形式出現，分化與影響了院線電影觀眾，情感與情緒成為票房電影的最大核心賣點，而非明星品牌與其他噱頭，院線觀眾細分化還體現在外語片的票房上，既有《星仔打官司》等藝術片四億左右的佳績，也有《復仇者聯盟4》的四十多億的新高，而更多印度、泰國、西班牙等外語片都取得了數億票房，美國電影不再獨霸內地影市。

十五年，電影頻道傳媒關注始終聚焦中低成本中國電影，評選機制透明公正，讓衆多青年電影人在此脫穎而出，鍾漢良等也曾獲此演員獎項。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防老

父親同事九十五歲的老母親有不低的退休工資、充裕的存款，兒女也多有贍贍，但她依舊十分儉省。住進養老院後，女兒看伙食不好，勸她多花點飯錢，她卻堅持有鹹菜、蘿蔔乾佐飯就行。女兒嫌她「摳摳索索」，她說要「攢錢防老」。旁人覺得老人活到將近百歲還捨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錢，實在太想不開。我卻感慨如今中國老人晚境艱難。

「養兒防老」的傳統觀念顯然已不適合新時代，父母在兒女身上花的心血遠超過兒女的感恩回報。沒出息的子女啃老甚至「妨」老，三四十歲甚至五六十歲的「巨嬰」比比皆是。有出息的兒女，又遠離父母，身居異鄉。哪怕國家立法，敦促孩子們「常回家看看」也無濟於事。而老年人面臨的各種挑戰也與日俱增。養老、治病都要花大錢。利用電信、理財、保險、保健品詐騙者又專門瞄準老人，針對他們孤獨、輕信、信息不靈、與社會脫軌等弱點作惡。

微信圈中見到分享養老經驗的「雞湯」，提倡人到晚年，要守住老伴、老窩、老本、老友等，這是理性規劃下的理想藍圖。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，理性敵不過感性。不少老人受騙、金錢受損，起初都是因為周圍的親人、朋友、熟人來招徠生意，他們卻敵不過情面又心存「輕鬆發財」的侥幸心理，結果因小失大，撿了芝麻，丟了西瓜。而有時候，兒女心裏也有算計。一旦把老人的房子、票子、車子弄到手，就不願承擔贍養義務，找個裝修家居的藉口把他們騙進養老院，從此不聞不問。

對衰老、病痛、死亡心懷恐懼是人之常情。要有效防老、幸福養老，除了國家要逐步完善法律、制度，老人家更要莊敬自強。對他人不要抱任何幻想，哪怕那人是自己的兒孫。

墟里

葉 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我自調心蘊真意

閒性閒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

素來藝術貴乎創造，具有自我面目和獨特風格，並非陳陳相因而沿襲不變，才可百花齊放。蕭規曹隨之輩總看不對眼，諸多貶抑。

遠自五代，原為蜀人的人物畫家石恪（十世紀中葉），畫風奔放自如，寫意為主，不拘繩墨，筆簡意賅，隨心所之，以剛勁縱逸的大膽快速手法，展示人物的神態和內心。帶誇張和奇詭的形相，不落俗套，有些面目醜陋及變形的人物，是諷刺當時欺壓人民的豪紳權貴。例如附圖，為《二祖調心圖》之一（原為兩幅，有論者疑屬宋摹本，並非真蹟，但可反映石恪畫風）。畫家可能以蔗渣代筆（北宋米芾也曾用蔗渣作水墨畫），壓擦出有力的粗豪線條，同時以爆炸式的閃電

疾掃掃抹成衣紋與輪廓（後人稱之為「枯柴描」）；但卻用細筆勾勒出臉部、上身和手足。簡拙利落，對比強烈，從而突顯畫中調心羅漢的圓通智慧。觀者不但可欣賞其細緻的沉思默想表情，更可感應其深沉的內心。

另一幅是《羅漢伏虎》，手法相同。羅漢則伏虎背上，安心憩息，顯示佛法馴服和駕馭了人類慾望這頭猛虎。無疑這是「禪畫」。北宋大詩人黃庭堅竟然妄加月旦，指其畫「不足可觀」。黃庭堅和那時不少文士皆喜歡參禪，拜大禪師晦堂祖心為師，本應能夠領悟石恪的禪機；但仍心懷偏見，認為與自己所知所見不同的新創風格和畫法就無法接受。有時，詩人也不一定胸懷廣闊和肚裏可撐船的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是南宋水墨畫家牧谿（一作「溪」，法號「法常」），與石恪和梁楷（代表作《潑墨仙人》）一樣，性情坦率豪放，擅長用墨法和水墨「減筆」畫法。

像其畫作《老松八哥》，特意把廣闊的背景留白，突出主題的鳥兒；以淋漓的水墨刷出幽黑的鳥首和鳥羽，巧妙地留下一點空白作眼珠，好比佛的「智慧眼」（URNA）；黝背上也空出少許白地作呼應，對比強烈；寥寥數筆，形神兼備，意韻無窮。清初高僧「八大山人」朱耷的水墨「減筆」鳥兒，畫法受牧谿影響甚深。偏偏元代以降，湯厚、夏文彥和莊肅等墨守成規之流，貶至一文不值，指其畫「粗俗無古法」，只宜掛僧舍作裝飾。這樣閉塞，還有創新嗎？



編輯與作者：相愛相殺的怨侶

。L雖不至F這般執拗，他將編輯提出的修改意見視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「誤會」，並且很樂於知道這些「誤會」是什麼，但改或不改，就是後話了。

我當副刊編輯的時間雖然還不能以十年為計，但不長不短的經歷倒讓我深刻地感受到：作者與編輯就如一對相愛相殺的「怨侶」，彼此依存又相互較勁。前幾年上映的電影《筆羈天才》（又譯：天才捕手）很生動地詮釋了這種微妙關係：一手發掘過海明威、菲茨傑拉

解憂

，東野圭吾還是扮演着叫人按主題思考的指揮家，談到憂傷的人，他寫道：「他們都是內心破了一個洞，重要的東西正在破洞逐漸流失。」這句之精妙，不在破洞，也不在流失，而在於「逐漸」。

如果我們容許憂傷纏繞，我們會慢慢的、逐漸的失去了內心的重要東西。於是，我們都有解憂之必要，但憂，是如何解的呢？

浪失老闆可以為客人解憂，全然因為他細緻而滿有同理心的回信嗎？我想，一半一半吧。憂傷的人，得到他人的關注、聆聽，以及真誠的回應，的確可以修補內心破洞的一半，但另一半的收補卻在於：憂傷的人先將自己的憂傷寫下來了。

你問：「寫下來，就能夠完全解憂，有這麼神奇的事嗎？」的確沒有這麼神奇，也

食齋

果說志蓮淨苑的建築風格大氣、莊嚴，那麼南蓮園池則是小巧玲瓏。據說其造園依循「小中見大」的原則，把房塔、廊道、山石、樹木倒映在池水中，把「小」擴至「大」的效果。

印象最深的是遍長園內的羅漢松。它們生翠惹綠，婀娜多姿，可謂一樹一景。

園內有兩處食齋。一個喝茶喝咖啡，另一個便是食齋的「龍門樓」。龍門樓外有一座高砌的假山，從山上淌下一道瀑布，直注一池碧水。遠近看去都賞心悅目，叫人心曠神怡。

龍門樓十二點才營業，但食客早已排上了隊，其中不少是金髮碧眼的遊客。他們常常是遊完志蓮淨苑，移步遊南蓮園池，再嘗一頓齋飯。這實在是認識中國佛教文化的好

文學、朋友、伏特加

。奧列加就是這樣的文友。他說，你要真正理解契訶夫和陀思妥也夫斯基，就要到俄羅斯來住一段時間。我沒有理由拒絕這個具有誘惑力的邀請，自然欣然應約。

他將我安排在他的朋友路達家，而不讓我住酒店，就是想讓我真正體驗一下俄羅斯的生活，當然也是想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聊天。

我們在一起就是吃東西、喝酒。路達沒有把我們當外人，或者他們的文化裏根本就沒有主客觀念，也沒有什麼盛情款待的想法。他們平時吃什麼，有客人時也吃什麼。餐桌上除了麵包，還有麵包，以及麵包，當然還有魚仔醬、香腸，另外少不了的是伏特加。我說，我終於理解了列寧的那句話「麵包會有的」。這是俄羅斯人的生命啊！沒有大魚大肉，也沒有禮數客套，我們隨意喝着酒

沒有這麼絕對，但「寫下來」的解憂力是肯定的，同時，我也相當肯定，如果你真有這樣的疑惑，你應該是一位沒有習慣寫日記的人。

寫日記，就像給自己寄信。當你在紙上寫下煩惱，煩惱也會慢慢從心底轉移到紙上。作為一位長期寫日記的人，我肯定「寫下來」的解憂力，同時希望你給這解憂法一次機會。你就試試將心中的煩惱，寫下來，再感受一下怎樣。就試一次吧？

普通讀者

米 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安排。

我的朋友熱情地點了好些齋菜，說是讓我對「齋」有個認識。我最欣賞的是齋「咕嚕肉」。它比真「咕嚕肉」還出色、香、味。豆腐皮經重壓成厚厚的黏連多層，再切成小塊和菠蘿、燈籠椒（柿子椒）爇燒，其味叫人垂涎。

朋友已吃了十幾年齋，信佛且做氣功，身體和精神看去不錯。為推動我試吃齋，她把齋菜的鏈接傳给了我。其實有的菜我也在做，比如「醬燒鮑魚菇」，就是一道我家飯桌的常見小菜。

人與歲月

凡 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，嚼着麵包、香腸，一聊就是幾個時辰。奧列加說，俄羅斯人就是這樣生活的。

他們海闊天空，議論滔滔，但沒有任何房子、車子、位子、兒子的話題，好像這些事情都不在他們的生活視野裏。我突然在想，在我們中國人的飯桌上，除了這些，還會談論一些什麼呢？

奧列加知道我喜歡的俄羅斯作家是契訶夫，特別送我一本古舊的契訶夫文集。我打開一看，一九三四年的版本。收到這難得的見面禮，我說，俄羅斯人的字典裏還有一個詞：友誼。

夜語心燈

南 山

逢周五見報



股民與獵手同感：一鳥在手勝於二鳥在林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好無賞、做錯要賠」的「保姆命」，一篇文章改對了一百處，也抵不過改錯的一處。也正因如此，改稿其實是一個不斷磨礪心理素質的過程，充分尊重作者的本意，同時也時刻提醒着自己要保持敏銳、保持謙虛。相愛相殺，換句話說，也是在相互成全。

以夢為馬

管 樂

逢周五見報

